

哲学的分野

精神哲学 (Moral Philosophy) 或者说人性科学, 可以从两种途径来加以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各有其特殊的优点, 都可以给人类带来快乐、教训或知识。第一种研究方法把人看作在大体上是生而来行动的, 而且在他的行为中是为兴致和情趣所左右的: 他追求这一个物象, 而避免另一个物象, 其或趋或避, 是按照这些物象似乎所含有的价值为准则, 是以他观察这些物象时所采取的观点为标准的。人们既然认为, 德性是一切对象中最有价值的一种, 所以这一派哲学家就把德性描写得最为和蔼可亲。他们从诗和雄辩术中借来一切手段, 而在讨论他们的题目时, 又总是采用一种轻松简易的方法, 尤其乐于采用一种最能取悦想像, 引动情感的方式。他们从日常生活中选择出最动人的观察和例证来, 把相反的性格罗列起来加以适当的对比, 他们以光荣和幸福的前程, 来引诱我们进入德性之途; 并且用最健全的教条和最显赫的范例, 在这些途径中驯服我们的步伐。他们使我们感觉到恶和善的差别; 他们刺激我们的情趣, 并加以规范, 因此, 如果他们能使我们象乳牛似的听话, 并全身心的爱好诚实的行为和真正的光荣, 那他们就认为已经充分达到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了。

至于另一派哲学家，则把人当做个有理性的东西来加以研究，而不着眼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他们力求形成他们的见解，而不仅仅来培育他的举止。他们把人性看作是一个可以单独深入其中仔细思考的题目，他们力求精确地来考察它，以求发现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有一种什么原则可以规范我们的理解，刺激我们的情趣，并促使我们赞成或责斥某种特殊的对象、行动或行为。他们认为一切学问都有一种先天的耻辱，因为直到现在，哲学还没有毫无争论地确立道德、推论和批评的基准；尽管它滔滔不绝地谈论真与伪、罪与德、美与丑，似乎振振有词，可是又不能决定这些区分的来源。他们在从事这种狂热的工作时，不曾被任何困难所吓倒，他们从特殊的例证，推演到概括的原则，再往前研究达到了更概括的原则，如此层层推进，一直推进到那些原始的原则，他们才放下心来。因为在科学中，人类的好奇心在达到那些原则以后，就不能再前进了。他们的思辩虽然似乎是抽象的，而且在普通读者看来，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不过他们所期望的只是少数有学问和有智慧的人们的赞同。他们以为，只要自己能发掘出一些隐藏着的真理，使后人得到一些教益，那他们毕生的辛苦，也就得到充分的补偿了。

笼统的说，前一种轻松而浅显的哲学，确实比后一种精确而深奥的哲学更易于获得一般人较多的青睐；而许多人之所以推荐前一种，不只因为它比后一种较为亲切适意，而且也因为它比后一种较为实用。这种哲学较容易进入日常生活中，它会铸成人心和情感；而且还由于它讨论了鼓动人生的那些原动力，因而就有可能改变他们的行为，并使他们较接近于它所描写的那种美德的模型。但在另一方面，深奥的哲

学因其所依赖的心境不宜于进入日常的事务和行动中，所以当哲学家离开他那蛰居过久的阴暗的巢穴，摊晒在光天化日之下时，那种哲学也就烟消云散了。而且它的原则也很不容易在我们的行为上留下任何影响；心中的情感，欲念的搅扰，爱憎的激荡，都足以把它的结论搅散，都足以使深奥得不能再深奥的哲学家成为一个凡夫俗子。

我们还必须承认，最经久、最公道的美誉是被简易的哲学所摘取的；至于抽象的推理者，他们由于当代人的乖僻无知，虽也能享受一点暂时的好名声，但他们不能在较公道的后人们面前维持住他们的好名声。一个深奥的哲学家在他虚玄的推理中很容易陷于混乱，而如果他一直推绎下去，也不会因为那种结论是不常见的、或与通俗的意见相反，于是不接受那种结论。这样，一个错误就会孵化出另一个错误来。但是一个哲学家如果只是着重于把人类的常识陈述在较美妙较动人的观点中，那他纵然偶尔陷入错误，也不至于错得太远。他只要重新诉求于常识或人心中的自然情趣，那他就会迷途知返，改邪归正，使自己免于陷入危险的幻想。西塞罗的大名现在仍然熠熠生光，但亚里士多德的大名就很有些衰落了。卜鲁耶 (La Bruyere) 名扬四海，举世共知；而马尔布兰希 (Malebranche) 的荣誉，则只限于他的本国和他的时代。艾迪生 (Addison) 将来或许会被人欣然阅读，至于洛克 (Locke)，则恐怕要被人完全忘记了。

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常常是不受世人欢迎的，因为大家都以为这种人不能对社会的福利或快乐有什么贡献；因为他的生活同人类隔阂甚深，且他所沉醉于其中的各种原则和观念，也都是人们一样也不能了解的。另一方面，完全无知的人更

是令人可鄙的。因为在一个科学繁荣的时代和国家内，一个人如果对那些高尚的充满理性的消费品毫无嗜好，那就的确表现出他的才气太狭窄了。人们假设，最完美的人格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他对于书籍、社交和职业，都有相当的应付才能和趣味；他在谈话中仍能保持煌煌的文章中的那种明察和优雅；他在从事职业时仍能保持正确的哲学所使他养成的那种忠诚和精确。为推广和培植这类完美的人格起见，最有效的工具莫过于一种文体流畅而回味无穷的著作；这种著作并不向人生要求太多，它们也无须乎深刻的钻研和埋头的苦攻，就能使人了解它的内核，所以如果把这样一批经过哲学加工的学生送到人群中时，就使他充满了高贵的情趣和聪明的教条，并能适应人生中的任何事变。借这些著作的力量，德性变得和蔼可亲了，科学变得机智幽默了，社交变得善解人意了，独处变得情趣盎然了。

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并以这个身份从科学中汲取它的适当的营养和水份。但是人类理解的范围是过于狭窄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并不能从成功的把握或已有的成就中来希求得到满意。其次，人又不仅是一个理性动物，还是一个社会动物；但是他又不能老是享受如意有趣的交游，且也不能对它们保持持久不变的爱好。其次，人又是一个活动的动物，因为这种人性趋向以及人生中其他的许多必然，他又不得不来从事某职业或事务；而人心同时又需要轻松逸乐，不能毫无间断的来操心、勤劳。由此看来，自然似乎指示我们说，混合的生活才是最适宜于人类的生活，它又秘密的警告我们，不要为这些偏向中的任何一种所迷惑，免得使他们见拒于别的事务和享乐。它说，你可以尽量爱好科学，但是你必须让你

的科学成为人的科学，必须使它对于行为和社会有直接的关系。它又说，奥妙的思想和深刻的研究，我是禁止的；如其不然，那我将严厉地惩罚你，我将使它们带给你沉思的忧郁，将使它们陷你于迷离恍惚的境地，将使你的自命不凡的发明在发表出去以后，受到人们普遍的冷遇。你如果愿意做哲学家，尽管做好了，但是你在你的全部哲学思维中，仍然要做一个人。

一般人只是爱好浅易的哲学，而不爱好奥妙深刻的哲学；现在我假设，如果他们对于后一种哲学不加任何责难或鄙弃；则我也不妨勉从一般的意见、并让各人从己所愿自由的来维持他的嗜好和意见。但现在不然，人们不但不爱深奥的哲学，甚至绝对排斥一切深奥的推论、或所谓哲学，那么就不得不进而考究，我们有什么合理的理由、来为那些推论进行辩护。

从一开始我们就说，由精确而抽象的哲学所产生的一种重大的利益，就是这种哲学可以对浅易近人的哲学有所补益。如果没有前一种哲学，则后一种哲学便不能在其意见中、教条中、或推理中达到十分精确的地步。一切优雅的文章不是别的，只是各种角度、各种方位下所见的人生的图画；它们可以使我们按照它们给我们所呈现出的物象的性质，产生各种情趣，如称赞、谴责、羡慕、非难或讥笑等等。一个艺术家，如果除了他的细微的情趣和敏锐的了解以外，还能精确地探知人类理解的内部结构和作用、各种情感的活动规律、范围，并还能分辨善和恶的种种交错关系，那他一定更能刺激起我们的各种情趣来。这种内部研究不论如何费力，但人们只要还想胜任愉快地来描写人生的风俗的显见的外表现象，他们就不得不从事这种研究。解析学者虽给我们展现出最

心最不快的对象来，但他的科学也可以予他以帮助。画家虽然运用其艺术中最丰富的色彩，并给他的形象以最美最动人的姿势，但是他同时必须注意到人体的内在结构，各种筋脉的方位，各种骨节的组织，各种器官的功能和形态。在任何情形下，精确都是有助于美丽的，正确的推论都是有助于细微的情趣的。我们纵然想夸张其一，而贬抑其他，那也是白费心机。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在任何艺术和职业中，即使在那些最具有关于人生和行动的艺术和职业中，务求精确的精神（不论如何获得）总能使它们更臻完美的程度，使它们更有裨于人类社会的利益。一个哲学家的生活，虽然有时会离开实际的事务，但是哲学的天才如果被谨慎的培养起来，它就会布于全社会，使各种艺术和行业都随之正确起来。政治家会由此在分划权力和平衡权力时，有较大的先见和机敏；法律家由此会在他的推论中得到较大的准确和较为细致的原则；司令们由此会在施行训练或拟定战争计划时较有规则，现代哲学所以较古代哲学为精确，也就是依据同样的次序进行的，而且它们将来的进步难免也是要依同样的次序进行。

纵然我们从这类研究中得不到任何利益，而只能借此来满足自己的无害的好奇心，我们也不应当鄙弃这种满足；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人类现有的不多几种安全无害的快乐上又增加了一种。人生最愉快最无害的大路，是经过科学和学问的小径探求而得的；任何人只要在这方面能把一些障碍除去，或开辟任何新的境界，则我们在那个范围内，就应当承认他是人类的恩人。这一类研究纵然似乎是令人费神、令人疲乏的，可这也是因各人的心理而异。这一点也正如人类的

身体各不相同一样。有的人身强力壮，所以需要猛烈的运动。而且，他能够从一般人认为沉重劳苦的活动中，获得快乐和满足。幽暗对人心和眼睛诚然是痛苦的，但我们如果能用特殊方法使幽暗中爆发出光明来，那却是令人痛快和令人高兴的。

但是，人们之所以反对幽暗的深奥的哲学，不仅因为它令人费神、令人疲乏。还因为它是必然产生的不稳定和错误的观念的根源。在这里、人们对于大部分的哲学，确是提出了最公道、似乎也最合乎情理的反驳，他们说，哲学实在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哲学之所以产生，要么是出于人类虚荣心的无结果的努力（因为他们每爱钻研人类理解所绝对不能接近的题目）；要么就是由于普通迷信所滋生的一种混淆是非的障眼法。那些迷信因为不能用公平的理由来防护自己，所以他们就摆出这些杂乱而扎人的荆棘来，以掩护他们的弱点。这些强盗因为被人从旷野中追赶出去，所以他们就跑到树林内，等待机会来袭击人心中任何一条不设防的小径，并以宗教的恐怖和谬见来袭击它。最顽强的反对者，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被他们所迷惑和压服。许多人因为懦弱和愚昧，给这些仇敌开了大门，并且心甘情愿恭敬地、贴服地来侍候他们，拜他们为自己的合法的统治者。

但是我们能以此为充分的理由来主张说：哲学家应该停止那些研究，而让迷信继续占领它的避难所么？我们不正应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并看着它利剑一样的继续挺进，一直达到敌人的腹地么？我们并不指望，人类由于屡次的挫折，最终会抛弃这类虚无缥缈的科学，并且开辟出人类理性的新的适当领域来。因为人们觉得不断的反当这类充满浪漫意味的命题，是最令人着迷的一件事；而除此以外，盲目的失望

在科学中并不能合理地存在下去。因为以前的企图不论如何失败，我们依然可以希望；后人凭其勤劳、幸运和改进了的睿智，会达到前代所不能知晓的境界。每一个好冒险的天才，对这个难得的奖品都会欢欣雀跃，他不但没有被前人的失败所吓倒，而且会因此更为勤奋；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成就那样艰难的冒险事业乃是一种光荣，那种光荣正是单为他而保留着的。我们要想使人类的学问完全免除这些深奥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只有认真地来研究人类理解的本性，并把它的能力精确地分析一下，以求指证，它无论如何也不配作那样辽远、那样深奥的研究。我们必须先经受这种疲乏，以求在以后能够安逸过活：我们还必须细心来培养一种真正的哲学，以求消灭虚妄假混的哲学。懒惰对有些人来说，虽然能给他们抵御这种骗人哲学的盾牌，但在另一些人，这种懒惰又往往被好奇心压下去；失望有时虽然能得势，但它在后来也许会让步于乐观的希冀和期待。只有精确的和正直的推论是唯一的万应良药，它可以适合于一切人，一切性格；只有它可以推翻那个深奥的哲学和玄学的妄语——那个哲学因为与普通的迷信混为一谈，已经使它有了几分妖气，不能为疏忽的推理者所穿越了，而它居然还能装出科学和智慧的模样来。

在审慎地研究考证之后，我们固然有一种力量，可以把最不确定、最不愉快的一部分学问驱逐出去，但我们如果能更精确地考察人性中各种能力和官能，那我们肯定还剩有许多积极的利益值得珍视。人心的作用是奇特的，它虽然紧紧靠近我们，但它们一旦成为反省的对象时，便立即似乎陷于暧昧的状态。我们的眼睛不容易找到分辨它们、识别它们的

那些界线。那些对象太精细了，它们不能在同一方面或同一方位下持久存在；我们必须在一刹那间借天生的优越的敏锐（这敏锐是可以从习惯和反省而获得）来把握住它们。因此，我们如能知道人心的各种作用，把它们相互分离，归之于适当的项目下，并且把它们在作为反省和研究的对象时所呈现的那种纷乱情形改正过来。那已经是一份相当繁杂的科学工作了。这种分类和鉴别的能力，如果运用于外界事物方面（或）运用于我们感官的对象方面，固然没有多少价值；但这种工作如果运用于人类心灵的各种活动，那它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并且我们所遇的困难和劳苦愈大，它的价值也就愈大。我们纵然只能贡献出一幅心灵的简略的草图，只能把人心的各种部分和能力粗略的描写出来，而不能再进一步；但我们只要能走到这样远的地步，那至少也有几分使我们满意了。这种科学如果愈明了（现在自然是不明了的），而一切自命为有学问而懂哲学的人们如果还不能理解它，那就愈可见他们的俗陋了。

我们至此已不能再猜想这种科学是不定的、虚幻的；除非我们主张绝对的怀疑主义，把一切观察甚至行动都一概推翻。我们不能否认，心灵赋有各种能力；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能力都相互差异；我们不能否认，当时的“知觉”所见虽为各别的，是在反省时，我们是可以分别它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在这个题目一切命题中，有真理也有伪说。而这种真理和伪说并非人类所不能了解的。这类明显的区别是很多的，就如意志和理解的区别、想像和情感的区别——这些都是各人所能了解的。至于较精细较哲学的分别，也一样是真实的、确定的，虽然它们是较难了解的。在这些研究中，一些成功

的例证，尤其是晚近的那些，可以使我们较正确地明白这种学问的确定和坚实。我们既然认为，一个哲学家应该不辞辛苦来提供我们一个真正的行星系统，并把这些辽远物体的位置和秩序布置好，那么，别人如果也能一样地在那些与我们极其相关的人性方面，愉快地把它的各部分描写出来，我们还能故意忽略这类人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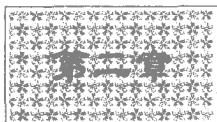
同时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一种哲学如果细心加以培植，而且公众的注意又不断的给它以鼓励，那么这种研究便可以更进一步，也可以（至少有几分）由此发现，人心的各种活动究竟是受什么秘密的机制和原则所促动。天文学家虽然一向只是根据各种单一的现象证明各种天体的真正运动、秩序和体积，而且他们一向也就满足于此；不过到后来，一个哲学家群毕竟兴起来，依据最巧妙的推论，推定各种行星的运转所赖以进行的那些普遍法则和天然力量。关于自然的其他部分，也有同样的研究。在心理的能力和组织的方面，如果我们用同样才干、费同样心力来研究它们，那我们就可以希图有相等的成功，在这里，我们找不出必须失望的理由。我们可以猜想，人心的各种动作和原则是相互依存的，而这些原则，又可以还原为一种更概括更普遍的原则。至于这些研究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在没有谨慎尝试之先（甚至在以后），我们都很难断言。我们确已知道，即便在推理最不细心的人们中，现在也逐渐有了这种企图；我们确已知道，要以充分的细心和注意来从事此种研究，是乃事情的必要。我们分明看到，这种目的如果是人类理解所能达到的，则它终久会幸运地被我们获得；否则，我们也可以自信地、安全地把它们抛开。最后这个结论虽然令人沮丧，而且我们也

不应该鲁莽地相信它；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假设，那我们岂不是把这类哲学的美丽和价值减去大半了么？许多道德学者在考察激起我们赞赏或憎恶的各式各样的情感或行为时，曾一向惯于寻找一种公共的原则来解释这些落英缤纷般的情趣。他们虽然因为过于爱好一个概括的原则，不免稍为极端，可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这种做法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们本是希望寻找出一切罪恶和德性所能还原的一种概括的原则来。批评家，逻辑家，甚至政治学家都曾有过同样的企图；他们的企图也并非全部失败；自然，较长的时间，较大的精确，较热烈的专注，还能使这些科学更进一步臻于完美。要把这一类企图抛弃掉，那是鲁莽、荒唐、和独断的；甚至于从来以浅薄命令和蛮横原则强加于人类的那种最大胆最肯定的哲学，也没有那样鲁莽，那样荒唐，那样独断

那么，关于人性的这种推论纵然似乎抽象而理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能因此就假它们是虚妄的。相反，聪明而深刻的哲学家历来所不易把握的东西。似乎应该是很明显的。这类研究纵然耗费我们极大的辛劳，但是我们如果能由此在这样重大无比的题目方面使我们的知识有所增加，那我们就会觉得，不仅在利益方面，而且在快乐方面，都得到充分的报偿了。

然而这类思考的抽象性，既然不是一种优点，而反是一种不利，则要想克服这种困难，或许只有求助于细心和艺术，并把一切不必要的细节都予以避免。所以我在下边的研究中，就设法来阐明这些题目；因为这些题目在过去的日子里，已经因它的不稳定性使聪明人望而却步，又因它的幽微难明而使智力平庸者远而怨之。如果我侥幸的使深奥的研究和明白

的推论、正确的事理和新奇的说法调和在一起，因而把各派哲学的界限拉近一些，则在我就觉得无比的欣慰了。我们如果在这样轻松的推论以后，能把历来似乎保障迷信并且掩护荒谬和错误的那种奥妙哲学的基础推翻了，那就更觉幸福了。



观念的起源

我想人人都会否认，人心中的知觉（Perception）有两种，而且这两种知觉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一个人在感到过热的痛苦时，或在感到温热的快乐时，他的知觉是一种样子；当他后来把这种感觉铭刻在记忆中，或借助于想像预先料到这种感觉时，他的知觉又是一种状态。记忆和想象这两种官能可以摹仿或摹拟感官的知觉，但它们从来不能完全达到原来感觉的那种强度和活力。这两种官能，即使在以最大的力量活动时，我们至多也只能说，它们把它们对象表现得很生动、很灵活，使我们几乎可以说，我们触到了它或看见了它。但是，除非人心在被疾病或疯狂搅乱以后，那官能从不能达到最活跃的程度，使这两种知觉完全融为一体。诗中的描写纵然很辉煌，也不能把自然物象描画得使我们把这种描写当作了真实的景致。最活跃的思想比最愚钝的感觉也远为微弱。

在人心中的其他一切知觉方面，我们也看到有同样的分别。一个人在真正发怒时，他所感受的激动，与一个只想摹拟忿怒情绪的人所感受的激动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告诉我说，有一个人正在热恋中，那我很容易明白你的意思，我也可以正确设想他的情况；但是我决不会把那种设想认为是那种情

感在我内心的真实纷乱和搅扰。我们如果反省我们过去的感觉和感情，那我们的思想诚然象一面忠实的镜子，它可以把它的对象按照实在的样子临摹出来。但是思想所有的颜色是微弱的，暗淡的，远不及我们原来的知觉所有的颜色。我们不需细致的识别力或哲学家的头脑，就可以标出这两种知觉的分野来。

因此，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人心中的一切知觉分为两类，而这两类乃是借它们的强度和活力来区分的。较不强烈，较不活跃的知觉，普通叫做思想或观念（Thoughts or Ideas）；而另一种知觉，在英文中缺少相当的名称，在许多别的语言中也缺少相当的名称；我想这是因为只有在人们从事于哲学的思考时，才需要把它们归在这个名称下，平常无此需要，因此它还未曾产生，或即使产生，使用概率也极低。我们可以稍随便一点，称它们为印象（Impression）。不过，我们在这里使用的这个名词，意义和寻常稍有不同。我所谓印象一词，乃是我们的较活跃的一切知觉，就是指我们有所听，有所见，有所触，有所爱，有所憎，有所欲，有所意时的知觉而言。印象是和观念有别的；所谓观念，则是在反省上述的那些感觉的运动时我们所意识到的一些较不活跃的知觉。

初看起来，没有别的东西像人的思想那样没有界限，人的思想不只能摆脱人类的权力和权威，而且它甚至不能被限制在自然和实在的范围以内。我们的想像在构成妖怪观念时，在把不相符合的各种形象和现象粘合在一起时，也正如它在设想最自然最习见的物象时一样，并不多费一些辛苦。我们的身体虽然限制在这个星球上，并且带着痛苦和困难在其上攀缘着；但我们的思想却能在一刹那间把我们运载到宇宙中

最远的地方；甚至于超出宇宙，达到那个无界限的混沌中——人们假设在那里宇宙完全纷乱起来。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东西，也是可以构想的。任何东西，只要在其自身不含有绝对的矛盾的，都可为我们的心灵所思想。

我们的思想虽然似乎具有这种无限的自由，可是我们在细密地考察之后就会发现，它实在是局限于很狭窄的范围以内的，而且人心所具有的全部创造力，只不过是把感官和经验提供于我们的材料加以混合、调换、增加或减少罢了，它并不是什么奇特的官能。当我们构想一座黄金山时，我们只是把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两个相关的观念——黄金和山——结合起来，并没有增添别的东西。我们所以能构想一个有德性的马，乃是因为我们凭自己的感觉可以构想德性，并且把这种德性嫁接在我们所习见的一匹马的形象上。总而言之，思想中的一切材料都是由外部的或内部的感觉得来，人心和意志所能为力的，只是把它们加以混合和配列罢了。如果我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自己，那我可以说，我们的一切观念或较微弱的知觉，都是印象或是较活跃的知觉的摹本。

要想证明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只用下边两种论证就足够了。第一点，当我们分析我们的思想或观念（不论它们如何复杂或崇高）时，我们常会看到它们自行分解成简单的观念，而且那些简单的观念则是由先前的另一种相关的感情或感觉得来。有些观念虽然似乎和这个来源相去甚远，但是在仔细考察之后，我们仍会看到它们与这个根源的藕断丝连的关系。就如上帝观念虽是仅就全智全善的一个神明而言，实则这个观念之产生，也是由于我们反省自己的心理内涵，并且毫无止境地继续增加那些善意和智慧的性质而获得的结

果。我们这种考究不论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总能看到，我们所考察的各个观念是怎样由一些相似的印象组成。如果有人，我的这个论述不是普遍真实的，不是没有例外的，而他们已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反驳此说，那他们就应当拿出他们认为不由这个来源出发的（在他们以为）那个观念来（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如果想坚持我们的学说，那我们也必须拿出与那个观念相应的印象或活跃的知觉来。

第二点，如果一个人因为感官有了缺陷，以致不能有任何感觉，那我们将会看到，他就一样也不能形成与此相应的观念。一个先天的瞎子并不能构成颜色观念，一个先天的聋子也不能构成声音观念。但你如果给他们恢复了他们所缺少的那种感官，你在给他们的感觉开了入口以后，同时也就给他们的观念打开了大门，而他也就因此不难在无印象时来构想这些对象。同样，一个物象虽然可以激起某种感觉来，但它如果从未同感官接触过，他也就不能得那种感觉。一个兰勃兰人或一个黑人对于酒的滋味就没有任何观念。在人的心灵方面，虽然很少有同样缺陷的例子，即我们虽曾见某人从未感到或根本不能感到人类所共有的一切情趣或情感，但我们不难发现相似的现象，只是程度较浅罢了。一个柔和的人不能深入的体会到难以消解的报复心理或残忍心理；同样，一个极端自利的人也不容易设想深谊厚爱。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一些有灵性的生物或许具有我们所意想不到的许多感官；因为它们的观念，从来没有按照一个观念进入我们心中所由的唯一途径，来进入我们心中；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曾借真实的感情和感觉进入到我们心中。

不过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可以证明，离开相对应的印象，

观念并非绝对不能产生。我相信，人们都乐于承认，由眼睛获得的各种颜色观念（或由耳获得的各种声音观念），是互有差异的——虽然它们同时又是互相类似的。这种说法如果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颜色，那它也一样可以适用于同一颜色的浓淡不同的各种色调；每一色调也会产生出异于其他色调的另一观念来。你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我们还可以借各种浓淡色调的逐渐推移，使一种颜色于不知不觉中变化到与原来色调很远的地步；如果你不承认中间的任何分段是互相差异的，而你同时又无法否认两个极端是不同的。那就不能不陷于荒谬之中了。假定有一个人 30 年以来持续享有其视觉，并完全熟习了一切颜色，只是一生中从未曾遇到过蓝色的某种色调；现在如果你把蓝色的各种色调置于他的面前（但除开那个特殊的色调），由最深的色调逐渐推进到最浅的，他一定会发现，在那个色调缺乏的地方，将会有有一个空白，而且他还会感觉到，在那里，相邻的两个色调之间的距离远较别的地方远。现在我就可以问，那个特殊的色调观念虽然未曾从他的感官进入他的心中，但是他是否可以借助想像的力量弥补这种缺陷，并把那个观念从自己心里自发萌生出来？我相信，多数人都会认为他能够这样的。这个试验可以证明，简单的各个观念并非个个都由相对应的观念而来——虽然这个例证很稀少，几乎不值得我们注意，而且我们也一定不能由此就改变了我们的公理。

在这里，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命题，它本身不仅是简单的、可了解的，而且我们如果把它运用得当，那我们还可以使各种争论都一样可以理解，并把一切妄诞之辞都驱逐干净，使它们再不能一如既往的弥漫于哲学的推论，并使那些推论蒙